革命诗人与乌山的生死情缘

本报讯（杨晓岚）六十余载革命生涯，兵戈抢攘几度浮沉，唯不忘乌山。他的战斗故事，他洒的血、噙的泪、衷的情，这里开了又败终将再开的山花知道，这里昂首挺阔岿然不动的青松知道，这里穿罅穴缝破石而生的野草知道，这里的悠悠山风、渺渺云海、片片珑田，以及这里淳朴善良，勇敢坚毅的老区人民都知道。这里是巍巍乌山，卢叨同志一生心系之所。

01从粤东凤凰山到闽南乌山的斜杠革命青年

乌山，位于闽粤边界，一座绵延百里、逶迤于福建省南部云霄、诏安、平和三县之交的天然屏障，是中国南方一块红旗不倒的革命根据地。

卢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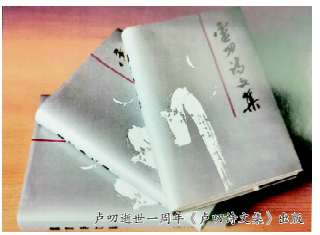
卢叨，原名卢在祥，又名卢成南，出生于广东潮安县意溪镇西都村一农民家庭，父母生育九胞，日子清贫拮据。为了支持卢叨念书，大哥下南洋谋生，不时寄回家中供卢叨读书用度的大洋，但总被他悄悄拿出大部分去支持抗日活动。

1931年，卢叨考上有着千年历史的著名学校广东省立第四中学，即潮州金山中学（前身“金山书院”）。在校期间，卢叨当选为校爱国宣传队成员，上街演讲，宣传抗日。后被印有“欢迎革命的知识分子到苏区来，为劳苦大众服务”的游击队传单吸引，主动投奔革命队伍参加革命。

1933年6月，卢叨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心启梦始，信仰坚定，终其一生。

1935年9月，年仅20岁的卢叨随红军革命游击队，从粤东凤凰山历尽艰难踏上闽南乌山，从此，他便与红色乌山结下了生死与共的不解情缘。

早在中共潮澄饶澳县委领导的印刷所时期，卢叨就充分展现出多才多艺的文艺青年特质，写诗作画、吹拉弹唱，还时常编演节目，鼓舞战士们的士气，不定期编印的《红潮》《红潮画报》等红色报刊，似熊熊火苗升腾，将苏区新闻与党的声音及时传递给广大游击战士。


卢叨逝世一周年《卢叨诗文集》出版

游击区办报的革命实践，养成了卢叨勤学、勤思、勤动笔，时刻与战士们、百姓们在一起，倾听最真实声音的的习惯，也练就了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，这为后来卢叨领导革命斗争打下基础，也伴随着他一生的革命生涯。

02一腔革命正气 直言敢谏 守卫乌山革命力量

1936年2月，乌山的严冬寒风趟超、阴云笼罩，一场残酷的“肃反”运动正在革命队伍中发生……闽粤边独立营中大批干部、战士在严刑逼供下，造成大量冤假错案、死伤众多。

卢叨也被打成“社党分子”遭关押30多天，几番酷刑折磨，直至晚年，在卢叨的手腕处，当年捆绑的勒痕仍清晰可见。

生死攸关之际，身为一个初抵乌山不久，在县委印刷所负责刻写蜡纸的小人物，卢叨不畏杀头，挺身而出，直言相谏，在被关押的石洞中偷偷写下了一封长长的信——《卢在祥申冤书》，向闽粤边特委报告，揭发实情。

这封饱含对党、对革命事业无限深情与耿耿忠诚的信，很快就转到闽粤边特委书记黄会聪手中，黄会聪亲自召见卢叨，充分肯定他写信的真情与勇气，将其恢复党籍，留在特委印刷部工作。

在特委书记的亲自复查下，“肃社党”运动被遏止，卢叨以其直言敢谏和革命胆略，挽救了大批干部、战士，也为乌山日后的革命斗争保留了一批骨干力量。

03临危受命 依靠群众坚持开展乌山斗争

1937年，国难当头，当举国上下奋起抗击日寇侵略。当此之际，7月16日，国民党却制造了反共的漳浦事件和月港事件，使闽南武装力量遭受严重损失，乌山革命斗争也面临严峻考验。

为恢复云和诏县委工作，闽粤边特委决定成立云和诏特区工委，委派卢叨担任书记。

卢叨（前排左三）与战友合影

重创之后，恢复工作的担子何其之重，可谓困难重重，临危受命的卢叨住在乌山的“弓头里”，每天靠帮助水晶坪农民锄地维持生活，信仰不灭，在已经重建起来的红三团的大力支持下，云和诏特区工委的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。

1938年1月，中共云和诏县委恢复，卢叨出任书记。他依靠乌山地区的党组织和人民，克服了种种困难，发动群众，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。

当时的闽南特委、云和诏县委和几十名脱产工作人员，自己开荒种地、砍柴烧煤，还不时得靠群众接济或由群众轮流带到家里喝粥度日。

山里农民很穷，一家一户连猪都养不起，只好几家合起来养一头。游击队同志开玩笑地把自己到农村家里吃饭戏称为“轮公猪”。

老区群众编排着各式各样的借口，诸如：上山理发、探亲、捡柴火等，甚至不惜背着孩子打幌，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和供应卢叨同他的战友们。偷偷塞一个米粿、藏一块地瓜、抓一把咸菜干……，还经常把闽粤多地逐日的报纸送到石洞里给卢叨和同志们看……，种种革命情谊比历史上任何“患难之情”“生死之交”都更亲密动人。

从1935年卢叨来到乌山喝下第一口山泉水开始，无论他职务变了几回，他始终和乌山人民在一起，风雨同舟、甘苦与共，几十年了，山里的男女老少几代人也总是亲昵地称他为“阿叨”。

1947年春，中央指示要在华南创建闽粤赣边人民解放军和解放区。是年夏天，为普遍开展农村游击战争，卢叨和闽南地委副书记陈文平等人，不约而同想到乌山这个革命老根据地。

于是，卢叨同王汉杰等同志在乌山葱仔寮成立闽南支队，并在次年1月8日，组织了一次漂亮的坪坑伏击战。

闽南支队在一年中作战150次，歼敌400余人，恢复了云和诏、靖和浦、永和靖、平和山内四个游击根据地，并与闽西、粤东游击区连城一片，直至漳州全境解放。

水晶坪老人曾说：阿叨两次困难时候（1937年、1947年）到乌山，都胜利了。

闽南地委乌山秘密通道

卢叨几十年征战，所待时间最长的地方便是乌山。他一生所写诗文众多，即便战争岁月仍笔耕不辍，不时将个人感受、情怀融入其中。在他的诗文中，有近三分之二也是关于乌山。

04始终不忘老区人民 始终坚定革命理想信仰

新中国成立后，卢叨担任第一任漳州地委书记，进了城，工作地点变了，生活改善了，但他始终把乌山人民装在心中，时刻关心着老区人民的生活疾苦。

1958年，在“大跃进”高潮中，好些地方大放“卫星”，卢叨却并没跟着赶浪潮人云亦云，而是深入乌山乡村，认真调查研究，了解民情民意。

不久，反“右倾”斗争开始，卢叨被打成“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”的重要分子，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，下放农场养猪养鸡、搞基建。1962年4月才得以平反。

1966年夏天，紧接着全国批“三家村”之后，卢叨也上了大报，一次两大版，连登多次，他又成了“搞倒退、宣传单干、搞包产到户、复辟资本主义”的“三反分子”，但卢叨却始终没有动摇一名共产党员的信仰。

卢叨始终坚持实事求是、敢讲真话的作风，解放后的几次政治运动，他挨整、受批，以至“隔离审查、下放劳动”。乌山的老区群众时常惦念着他，每当听到他在“运动中”倒霉，总会有人自发地带着自家生产的茶叶和土特产，到他下放之所看望他。

这份情谊，如绵绵起伏的乌山一般，在卢叨以及家人心中、在老区群众心中浩然长存……

05念念不忘 终归乌山之怀

1993年11月16日，卢叨不幸与世长辞。

卢叨在晚年就已专门向党组织呈交遗嘱，要求后事简办，提出“把骨灰安放在乌山原闽南地委机关驻地，我长期战斗过的坑仔尾后山石洞里”，并曾作诗一首，表达意愿：“万物生死一律同，清流骨灰两相逢。蒸凝愿随东海水，化作彩虹展长空。”

对此，平日里无话不谈、恩爱有加的妻子却并不知情。

12月2日，卢叨魂归乌山，当地群众以及许多从诏安、云霄、平和老区自发自费提前赶来的群众，他们用最庄重的礼节迎接“阿叨”回家，送如亲人一般的“阿叨”最后一程。

卢叨用自己的人品与风范培植出了宝贵的“卢家精神”，并时常以此来教育自己的子孙后代。

他最爱向妻小提“乌山趣事”：没有盐吃，在群众的帮助下，他们找到了带咸味的野果；老区群众给他们塞粮食的器皿，实际是装各种东西的土釜；睡在山里，一到春天，仅隔一夜笋就冒尖儿，顶得他腰疼……

（下接第四版）

坪坑伏击战旧址